我骄傲 我是一名矿工

（散文）□文／陈文野

天轮背起长长的钢索，将太阳不息地拖出矿井；矿山轮声呼唤我踏上人生征程，我大步走向岗位——踏上罐笼。

我沿着脚下的路开拓延伸，我迎着石的封锁爆破前进；让习惯势力称我“煤黑子”吧，而对这世俗的鄙薄我不动心。

我推动盛满煤的矿车，连同自己生命的车轮；我挥动大锨擢煤，也填充自己饥饿的灵魂。

我的脉博和着煤炮震动，我的理想随着太阳升腾，我在黑色的地下挖掘红色，电溜子盛满我的笑声。

永不枯竭的热源从我手中奔涌，祖国，牵动着我每一根神经；我为祖国奉献出火山般的感情，我骄傲，我是一名矿工。

出井，我走上山岗，去寻找我应该享受的那份阳光；任太阳尽情地观赏，给我摄下情影一张。

我有些疯了，神经质地发狂，竟把大写的“人”字留在山坡上，留下火一样对太阳的企盼，留下对远方妻子灼热的想往……

虽然这里没有城市样的公园，全是开着小白花的荆条；我还是愿意走上这荒凉的山岗，领取大自然对我昨夜功劳的奖赏。

阳光跳荡在我的心房，像妻子轻抚我的胸膛；也许是我们过多地丢失了阳光，如今才爱得这样痴狂。

枕着信念，我静静地躺在山岗，疲倦追赶着我进入梦乡；紫外线的辐射快给我填充光的食粮，因为我晚上还要下井去挖掘太阳。

属于我的日日夜夜，日日夜夜都属于我。我的心日夜都没有淡忘，梦中常有一条宽阔的井巷。

那轰鸣的电溜是淌金溢银的海洋，那摇曳的头灯是我心中闪动的太阳。

老塘里的木柱，挂着往日峥嵘的时光；新开掘的掌面上，我多想做棵顶石的大梁！

顶板下插紧的木楔，结着绿色，散着芬芳；身边刚竖起一颗柱子，坚起了新工友的理想。

这里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二学堂，这里有教我育我的“奶娘”，这里有我夺标后开怀大笑的豪爽，也有我为痛失战友后恸哭的悲伤。

我之所以引吭高歌，只因为又重回往日拼杀的疆场。风机为我的到来吹叫，欢笑声溢满整个煤掌。

属于我的日日夜夜啊，日日夜夜都属于我。我的心日夜都在向往，掌面上那页页火红的诗章。

一双草鞋

（散文）□文／陈益发

客栈卧室的墙上，挂着一双精致的草鞋，那是我难忘的记忆。常常，望着它，我遮掩不住情感的窗口，总有一道耀眼的亮光照射进幽闭的心的缝隙，燃烧我的体肤，让灵魂升华洁净。

我深刻地记得那个瘦弱的女人和孩子企盼的眼神，而正是这个动人的记忆，构成了一双普普通通草鞋的故事。

1997年3月的一天，我在陕南汉江边的一个农贸市场消磨无聊的时光，也许是下午的缘故，摊位散乱，人员稀少。我懒懒地溜达，看匆匆的商贩在割据的地盘上撕哑吆喝。不知不觉，我已走到南边的市场。这里人更少了。窄窄的石条板上，没几个货摊，看兴也减了不少。突然，我发现有两双眼睛正盯着我看。他的旁边，是一堆整齐的草鞋。呵，草鞋，久违了的草鞋。我有些激动了，快步走向摊点。卖主竟是一个瘦弱的女人和一个小男孩。

见有人来，女人眼睛一亮，她僵硬地微笑着，慌忙用手解开系草鞋的绳子：“买草鞋吧，有几十双呢！”她温和而又有些紧张地说。

见我摇头，女人有些失望了：“买一些回去吧，上好的草鞋，二十双也行。”

“我喜欢草鞋，不过我不穿这玩艺。十几年前见过的。今天碰上，只想好好看看。”

“买十双也行。”女人耐性真好，她不想放过我这唯一的客人。

“买一双行吗？”我似乎被女人的热情感染了。

“行，您能不能多买些？”她再次跟我商讨。

“实在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穿它，我是喜欢您的编织工艺。”

“噢，那就卖给您一双吧”女人看上去被我的真诚所感动，随手就递过一双草鞋。

“多少钱呢？”我问道。“四毛钱。”她柔和着声音说。

我心头一惊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因为，起先我无论如何猜想一双草鞋的价钱最少也得一元二元的。没想到现在这么便宜。这时，再看那依靠母亲蹲着不语的男孩，我的胸口掠过一丝难言的颤栗。我改变了话题，向女人问道：“孩子上几年级了？”

“小学二年级。”

“今天跟您出来走了多少里山路？”

“几十里哩。”

“草鞋的生意好吧？”

“不行。早上一来卖了些，还剩四十双哩。”

“吃饭了吗？”

“我们娘俩中午吃了一顿。”

我忽然觉得，这种盘问风马牛不相及。

“我想了解一下，您编一双草鞋得多久？”

“半小时吧。”女人笑着答道。她看出来我不是买着穿的，也就随便地跟我聊了起来。

“一天能编多少双呢？”

“一个人编不了多少，屋里活多，一天只能编十五双。”

我掐指一算，这一天功夫也辛苦不出几个钱。我感到一股无名的情绪涌上心头，便立即打住问话，急忙掏钱。我拿到那双鞋，要付她一元钱。

“不，那怎么行呢，我只卖四毛钱。”她坚决地说。

我自觉脸色难看，再次掏钱，却寻不着零钱。我让她把一元找开。摸了摸口袋，用手攥出一卷小钱，展开来，是几个一元和一张二元的纸币，有七八块吧。她说：“对不起，找不开。”

我无奈，又掏出那把钞票。胡乱地翻着，在几张十几元折叠的钱缝中搜寻。女人和男孩睛眼也大睁着跟着我的手指搜寻。

“看，五毛。”那个一直沉默的男孩说话了。我抽出这仅有的一张小钱，交给了男孩。我对女人说：“不用再找零钱了，我就拿这双鞋。”女人从孩子手中接过钱，极难为情地说：“我多收了您一毛钱。”

哦。我什么也没说，手提着那双草鞋，迅步离开了农贸市场。

在走出大门的一刻，我扭过头朝南看看，夕阳下，那一男一女的身影，像一尊神圣的大山的雕石凝固在那里，令我久久难舍。

水中人家 吴陆平摄

听雨读闲书

（随笔） 方晓蕾

我喜欢雨天，雨本身就是个好东西，能给人许多想象，况且，除了雨之外，还有许多要做的事，最有趣味的就是读书。书是那种闲书，所谓闲书，就是读也可，不读也行，全凭兴趣为之的那种，不是那种必读的课本，不是那种为生计而读的书。不是我矫情，我总觉得听雨读闲书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。有这种乐趣的当然不乏其人。记得几年前，我到乡下去看望一位朋友，这位朋友从学校毕业后自愿到乡下小学教书，整个学校就他一个教师，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寂寞的，但事实非然。我去的那日正是雨天，我见到他时，他正就着一个饼子，边吃边读书，双脚架在窗棂上。窗外是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手上是趣意盎然的好书。此情此景，真是慕煞我了。

我的好读书习惯就是儿时听着细雨读着闲书养成的。那时，我生活在农村，天晴的时侯散学了一定要帮大人们做事的，只有下雨的日子才是自己的天空。由于那时爷爷的成份不好，邻里的小伙伴没一个和我玩，即使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打扑克、下石子棋什么的，也不被允许。好在那时家里还有几本破书，虽然都是些劫后余生的家伙，虽然我那时根本读不懂，甚至连字都认不出，但总是读得津津有味。那时我大约十岁吧，首先读的是《毛泽东》选集之类的东西，还有《本草纲目》、《医宗金鑑》之类的医书。最令我兴奋的是还翻出了一本《水浒传》。读这些书的时候，我总是挑一个避人的屋檐底下，静静地读，除了雨声，就是翻书声，沙沙地，感觉愉快极了。有时侯，飞扬的雨星儿还会溅到书上，轻轻地，轻轻地，甚至没让我感觉到。雨大的时候，我只能在家里读，为了不被父母发现我在读闲书，我总是把课本放在这些书的上面，关上门，打开窗子，静静地读。累了，望一眼窗外，窗外是雨幕，像一块毛玻璃似的，把房子对门的山录得隐隐约约的，如一幅淡墨画……

后来，我远离了乡下，在外面上学，外面工作，当然也在外读书。然而平日里没完整地读书时间，只有雨天才是属于自个儿的。也就是这几年吧，我读的大部分所谓的闲书可以说全是在雨天里完成的。中国的，外国的；古典的，现代的……细算来，怕有几千册了吧。我的创作也在这读闲书之余有了长足的进步。

我有时想，所谓的听雨读闲书，主旨不在听雨上，也不在闲书上，而在读。听雨是一种心境，闲书不闲，是心灵的一种需求。这样看来，听雨读闲书算是人生的一种追求了。

小诗四首

□文／王淑君

烟囱
挺挺地立直身子
才能浊气排空
远远地高出别人
才能引火升腾
真正的好汉 不在乎
刮东南风还是西北风

电线
挂在天空上的 琴弦
印在大地上
演奏着
有声有色的乐章

电杆
种植在 大地上的
硬杆庄稼
不长花叶
却一年四季都结果

日历
年初 装订的
一叠梦
尔后 一天一个地
极力去圆

最后一次出乘

（小说） □文／李春玲

雨越来越大，风越来越猛，雷声隆隆，大雨如注，闪电一条接着一条。在通往柿子沟的山路上，一辆公交车在盘坡向上爬中熄火停了下来，右前方的山体随着暴风雨的冲刷正大块大块向下滑落，直接冲打在车体上，后面小桥下，河水像发怒的狮子，怒吼着。一车的人都紧绷着心，眼睁睁看着这突如奇来的暴风雨，往前走，山体在滑坡，往后退，河水在上涨。

一车人困在了风雨中。

“轰隆隆——哗啦啦啦！”一串惊天动地的霹雷骤然响起，风更猛烈了，雨也更凶狠了。

“大家不要惊慌，拿好东西抓紧下车，都到车后面的柏油路上。”开车的司机在险情面前依然沉着地指挥着。

泥水夹着黄土，从山顶滚落下来，速度越来越快，面积越来越大，公交车似乎动了一下，接着又是一下，司机紧紧握住方向盘，脚死死踩住刹车，头向后扭着，沉着镇静地看着一个挨一个下车的人，大家被眼前的险境吓得不说话，只是动作在不停加快。

“老人小孩妇女先下。”老司机焦急地下着命令，目光正好与一位模样俊俏，留着齐耳短发的姑娘相碰。

“一块儿下吧，要不然来不及了！”

老司机没有应声。

雨越来越猛，车子如同一片树叶开始在风雨中摇曳。

坐在后排两个中年汉子已吓得急不可待，哭丧着脸说：“完了！完了！我们家就我一个独子，老娘还等着我养老送终呢，我倒先走了。”另一个小伙子一口外地话：“唉！我才倒霉呢，我是出差路过此地，没想到……唉！”

老司机望了望站在最尾端两个小伙子，又看了看站在他们前面的姑娘，平静地说：“先让这两个小伙下吧。”

姑娘不相信似的瞅着老司机，但当看到老司机果断、坚毅的脸庞，不由自主侧身靠在了窗玻璃旁，让出了通道。

又是一阵强烈的闪电，大块大块黄土夹杂着雨水迅猛地冲下来，当两个小伙子刚跳下车，只听天空一声炸雷，天幕像被无数只魔爪撕破了面皮，人们大声惊叫着，呼喊着，左侧的河堤轰然塌陷下去，连同公交车一块倾翻在奔腾的河水中。

天晴了，被雨水冲洗得山乡格外清翠干净，大片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开得甚是可爱，与往常不同的是河堤旁多添了两个新坟。

几天后，一位老人在一群红领巾搀扶下，来祭拜，火纸在燃烧，一张上写“安全行驶五十万公里”的荣誉证书和一套讲义夹在焚化中变成缕缕清烟，弥漫在山乡上空，久久不肯散去。

那是她的老伴和刚从民办教师转正的女儿。

葛优与吴倩莲『恋爱』

文图／马学文

6月22日贺岁片《没完没了》的开机已引起众多媒介与影迷的关注。片中男女一号的饰演者葛优和吴倩莲成为时下焦点明星。

葛优：把故事弄有意思就成

以前在接拍一部片子时就会有记者朋友问我，想打听一下，我在剧中饰演角色的感受与如何操作角色，我就一直这样说：“我还没弄清楚，还在琢磨，对角色的理解全在戏里，看了以后就会明白了。”我排戏的做法是“先练后说”，说多了就会“走嘴”，得不偿失，把戏演好了比说更重要。

《没完没了》是我演的第三部贺岁片，其实贺岁片与演员没有什么关系，那是投资商与策划的事。如果演员要因为演贺岁片而有所变化，那肯定就完了。对于拍的片子叫贺岁片什么的我没多大兴趣，别人这么叫我也没招儿。

其实呢，拍一二部贺岁片也就成了，要是再这么“没完没了”地拍下去，打个比方，春节晚会不赖吧，可观众叫好的有几个？不称“贺岁片”倒蛮踏实，非要加“贺岁”二字，就等于给自己下了个绊儿，演员有多难受。

也讲一下我与冯小刚导演的合作，冯小刚是一个有很多想法的人，创新的地方很多，但片子拍起来我和他的想法难免不太一样了。有时出入很大，但碰撞也非坏事，大家的想法凑到一起，那就是把好故事、好想法往一块拼凑，好片子就出来了。

吴倩莲是全凭表演功力吸引观众的演员，很有观众缘。我以前与她在《半生缘》中有过合作，吴小姐演片中女一号没问题，功力在那摆着呢。

吴倩莲：对喜剧也钟情

拍贺岁片还是第一次，尤其与冯导、葛优合作尝试一下新风格，好令我高兴。有媒介说我比以往开心了许多，还说拍“冯式贺岁片”藉此再把《神雕侠侣》中小龙女的非议抹去。我对媒介说，是因为我来内地次数多了，大家也熟悉了，冯导以前谈过要与我合作拍片子，现在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，能与他这样有见解的导演合作，我好开心，我当努力拍哟。

“葛老师”以前与我在《半生缘》中合作过，他很有灵性的，当时我与他相约日后再拍一部片子续戏缘，我与葛老师在表演上不属一个路数，但“不同的元素在一起会发生化学变化”，可以拍出上佳的片子。

对内地演员同行我也接触过一些，实在讲呢，我对他们没有评价资格，我很喜欢他们。过去虽然没有演过黑色幽默的角色，但我非常喜欢这种幽默。冯小刚导演是拍喜剧片的高手，我很喜欢《甲方乙方》，那事故太好玩了。

有很多次，报端按我以前的路数，说我只能够演一些悲剧性片子，不能演喜剧角色。我当然能演喜剧！观众就把你当成这个样子，也就喜欢你这个样子，他们就会排斥你除了这个样子以外的所有另一面，这样对演员的艺途是危险的。我以后要下力改变以往，展示我的全面，与冯导、葛老师的这次合作即是一次全方位尝试的开始。

丹凤

■话说陕西县市■

□文／黄朴

丹凤是不需任何修饰的，唯有这两个唯美的字眼，便如同连体的姐妹，让人不敢作出冗繁的美化。丹与凤的组合一处，常述说一双巧笑倩兮的眼睛，而我眼中的眸子，却是一个县，美仑美奂的丹凤县了。

怎能不说那逶迤东流的丹水呢！丹水在商州境内是素朴的小家碧玉，它掩映在青山平畴中，夹岸依依垂柳，倩倩芦苇。水声喧响间，一河的笑声，或浣衣，或垂钓，最是那啸叫的顽童，裸着黑亮的身子，墨鱼般地水中出没，有时芦苇便不胜娇羞地弯着雪白的颈项，似是被掩在丛中嘀嘀诉说的伊人搅了心思，风过处，雪白如浪，似一条大鱼从丹水游过。

河岸的花庙在廊牙回绽中透着红砖碧瓦的威仪，这原是极故的物事。古时丹江水运昌盛，南北客商云集，东西货物汇聚，一时丹江樯橹如林，船声如涛。花庙坐于江边，自成了南北客商的落栖处，也成了各船帮祭奠水神乞佑平安的庙堂。后因公路繁盛，丹江水运便渐衰落，终成了一个平静的大溪，倒是那花庙风度依然，寂寞里透着隐隐的船声和涛浪。现在成了博物馆的花庙一半座落在水边，另半座落在龙驹寨的境内，那便是丹凤的县城了。

走在宽阔的街上，引人注目的便是凤冠山。日头东升，那石头堆垒的山果真云蒸霞蔚，宛若加冕了一顶悬冠，赤红得煊目。你见过凤凰的冠么？那这座山便是了。传说一只凤凰飞临此地，见丹水碧碧、平林漠漠，竟不思天上繁华，落而为山，在太阳每日起床之际，最先欣赏那如大鱼般游荡在商山间的丹水了。

我却触摸了一次这圣洁的凤冠。因为高洁，山上没有树木，杂草也休想觅得，手抚着石头与石头构成的坚硬线条，喘息中恍然抬头，巨大的阴影中，交叠的凤冠五彩缤纷，迷糊着眼。勉力走到高大的山崖下，太阳豁然从东边降临，它停驻在凤冠山顶，无数晶亮的石子射出炫烂烂的光泽，使凤冠在这一刻显得傲然兀立，已然赤红，如若怒张的王冠。山下有几孔洞，我慌慌地进去喘息一阵，从山背后野兔似的逃下了山。

那便是丹凤头顶的王冠，凤冠山么？

丹凤因了凤冠山和丹水，享有了这么一个妙曼的名子，倒是那个生于此地的贾平凹，宛如若王冠上的一颗明珠，使丹凤闪烁出更为迷人的辉光。

丹凤还有些迷人的明珠呢，木耳、核桃争相诉说着，更不用提那九月的板栗十月的枣了，却是那一只凤，偎着蓝天碧水，丹凤便有了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。

铁龙腾飞（中国画）李全锁 作

故乡的土路

（散文）冯积岐

我是踏着故乡的土路长大的。

故乡的土路意味深长而曲折；故乡的土路魅力无穷，它无拘，无束，漫长却不苦闷。

和柏油马路相比，故乡的土路显然是一条窄径，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，想弯就弯，想屈就屈，河到了，路不断；沟深了，路也深。走在故乡的土路上使人觉得很放心，从来不会产生绝路的感觉，永远觉得有路可走。

生气勃勃的庄稼夹出一条路来，像似庄稼人丢在地里的腰带，眼一抬，还稍稍地宽一点，顺着腰带寻去，就慢慢地窄，窄，窄成一条线，那线如被风折断的白烟，在广袤的田野上淡了，再淡，然后，就抹去了印象，只留了想象的空间，使你的脚步不由得勤了点，撵着那想象而去，去看那丰富处究竟有多丰富。

故乡的土路是田野上的巷，它将村庄、田地缀成一个永不凋落的叶片儿，支撑着大地的生命。故乡的土路是田野上的动脉和静脉，把血液输送给大自然的心脏。

走在故乡的土路上，脚下很窄，眼目却极宽。静卧的山峰，返青的小麦，团团的村庄，伫立的树木，红墙屋檐，烟直天蓝，淡处淡，浓处浓，我不仅能读到一幅景致，而且能读到自然界的一条法则，这条法则不可言传，说不清，道不明，只在我的感觉中，使我亢奋。走着走着，忽然觉得故乡的土路像高跷一样，将我一跷，我被跷到了极高处，向下俯视，忧郁的心境于一瞬间变得悠然，旷然，坦然。

我初次学步，就走出了城堡，走上了故乡的土路，在那条土路上，我跌倒了，爬起来，爬起来，再跌倒；就这样跌，爬；爬，跌；故乡的土路教会了我走路。

雨过天晴，我就和乡亲们一起走出了院门、走上了故乡的土路。乡亲们站在麦地畔，捋几穗麦子，看看成色，将喜和忧从心里流出来，流在了脸庞上。我跟着乡亲们从这条路走向那条路……

当然，故乡的土路毕竟是坑坑凹凹的，也不端直。在故乡的土路上行走，要比走宽畅的大路费力得多。但是，走在故乡的土路上，我的心境是平和的，失去的是汗水和力气，得到的是奋争之后的痛快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对宽畅的大路倒生了几分畏怯，畏怯它的端直，端直得使我觉得寡味；畏怯汽车扬起的尘土，它脏了我的面容，似乎给心上也蒙了一层垢痂；畏怯那样式不同的大车小车。人一辈子如果走在那条端直的路上，一辈子坐在那匣子似的车里，生活还有什么情趣呢？

故乡的土路从小就培养了我的乡村感情。故乡的土路是我漫长的童年不可缺少的内容。

中国十大古典名曲

阳春白雪 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，现存琴谱中的《阳春》和《白雪》是两首乐曲。

汉宫秋月 此曲有筝曲和二胡曲两种演奏形式，意在表现宫女幽然悲戚的情绪。

渔樵问答 乐曲表现渔樵在春山绿水之间自得其乐的情趣。

高山流水 传说先秦的琴师俞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，樵夫子期竟能领会其中“巍巍乎志在高山”和“洋洋乎志在流水”之意境。钟子期死后，俞伯牙痛失知音，摔琴绝弦，终身不操。

平沙落雁 明代时此曲称《雁落平沙》。曲调悠扬流畅，通过时隐时现的雁鸣，描写雁群降落时盘旋顾盼的情景。

夕阳萧鼓 这是一首抒情写意的乐曲。1925年前后，上海大同乐社根据此曲改编成丝竹乐曲《春江花月夜》。

梅花三弄 此曲借物咏情，曲中泛音曲调在不同的徵位上重复了三次，故称“三弄”。

十面埋伏 乐曲描写公元前202年楚汉之争在垓下最后决战的情景。

广陵散琴曲 又名《广陵止息》，汉魏时期嵇康因反对司马氏专政而遭杀害，临刑前曾从容弹奏此曲。

胡笳十八拍 根据同名诗谱写的乐曲，其主题是“文姬归汉”。汉末战乱中，蔡文姬流落到南匈奴达12年之久，虽身为左贤王之妻，却万分思念故乡。当曹操派人接她回内地时，她又舍不得两个孩子，还乡喜悦被骨肉离别之痛所淹没，心情异常矛盾。（容平夫）

亚当和夏娃的喜悦

西安市红十字会博爱医院，臧平立副院长，亲领专家组，针对各种男女不育症，进行规范治疗，临床效果很好。

主治

性功能障碍

阳痿、早泄、遗精、滑精、不射精及男女性欲低下，性冷淡等症。

男性 睾丸发育不良、无精子、少精子、死精子、精不液化、睾丸炎、附睾炎、精索静脉曲张、前列腺炎。

女性 生殖轴功能紊乱、子宫、卵巢发育不良，不排卵（BBT单相）、输卵管不通、月经不调、闭经、痛经、多囊卵巢综合症、盆腔炎、阴道炎、宫颈炎、免疫系统因素所致不孕症、习惯性流产、尤其人流后遗症等。

承诺治疗

电话：(029)7453998

地址：西安市东新街371号，乘5、14、20、46、102、502、309、604、611、706路车到民乐园下车什字西北角，西安红十字会博爱医院男女不育科。

陕中医广证字(99)012字

本报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：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各部室电话：要闻部：7344614 社会新闻部：7337708 维权部：7344649 副刊部：7344642 美编室：7344654 广告部：7321847 办公室 财务室：7340619 本报传真：7344613 照排室：7322446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刷